

尼克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ICHARD NIXON

1999

不战而胜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不战而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Richard Nixon

王观声 郭健哉 李建英
徐亚男 冯小兰 吴方方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今 晨 颜 楠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99：不战而胜/（美）尼克松（Nixon, R. M.）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3

（尼克松文集）

书名原文：1999：Victory without War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ISBN 7-5012-0776-3

I. 19… II. 尼… III. ①尼克松, R. M. -政论②国际形势-政
论-美国-当代 IV. D771.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0857 号

图字：01-96-0840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华茵文化印务咨询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 375 插页：4 字数：252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本文集主要收录尼克松论述国际政治及其个人经历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过去曾出过单行本，收入文集时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并增加了少量注释。

尼克松是冷战时代的一位有特色的美国政治家。他以坚持反共的意识形态闻名，又以现实主义的大胆决策著称。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中，他比较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了解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就任美国总统前，他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说中发表了关于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承认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就任美国总统后，又为打开中美关系采取了重大外交行动，对于扭转美国的颓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他不像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那样头脑发热，而是清醒地看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并强调在新的基础上保持中美正常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尼克松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代表的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但是，有分析地研读尼克松的著作，对于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今后的世界发展趋势，都是有裨益的。



已故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位颇具战略眼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从政期间，他以大胆的决策和突出的外交成就影响了世界，特别是他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大门。尼克松一生著述颇丰，对诸多国际问题发表了不少深刻见解。《尼克松文集》将收入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BAG4P/OP

目 录

第 一 章	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	1
第 二 章	两个超级大国·····	16
第 三 章	如何威慑莫斯科·····	66
第 四 章	如何与莫斯科竞争·····	105
第 五 章	如何与莫斯科谈判·····	182
第 六 章	分裂的巨人·····	226
第 七 章	勉强的巨人·····	257
第 八 章	苏醒的巨人·····	281
第 九 章	第三世界战场·····	309
第 十 章	一个新的美国·····	354
索 引	·····	380
作者按语	·····	418

第一章

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

12年后，我们将庆祝一个千年一遇的日子：一个新年、13
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的千年期的开始。在这历史性的一天；
人类将首次面临这样的抉择：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变得
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活下去过未来的好日子。

1000年前，这个文明世界怀着一种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
的不祥之感跨入了这个千年期。宗教领袖们根据《圣经》
的预言，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担心在1000年，
上帝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而2000年面临的危险是，人
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决定性行动予以
防止。

当我们在1999年回忆20世纪时，将认为它是人类历史
史上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中，
1.2亿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1900年前历次战争中
死亡者的总数。然而同时，这100年中取得的技术与物质
上的进步又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20世纪将作为战争和奇
迹的世纪为人们所铭记。我们应使21世纪成为和平的

世纪。

14 尽管就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而言，20 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但就和平期间所取得的进步而言，它却是最美好的。两次大战席卷了各个大陆，然而医学科学却在地球上清除了多种疾病。尽管 20 世纪中死于战祸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战争中死亡者的总数，但农业进步却防止了饥荒，所拯救的生命超过了有史以来饿死者的总数。

在 19 世纪后期，有些人认为进步已经到顶了，人类应节俭，应学会在一个不再向前发展的世界中生存。

- 1876 年，一家波士顿报纸的社论谈到电话时说：“有识之士都知道，通过电线传导声音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这一做法也没有实际价值。”
- 1878 年，一位英国教授在世界科学博览会上参观了电灯之后说：“巴黎博览会闭幕时，电灯也将关闭，并从此绝迹。”
- 1897 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宣称：“无线电没有前途。”
- 20 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专员查尔斯·迪尤尔要求麦金莱总统撤销该局，理由是：“能发明的东西都发明了。”

此话说于 1899 年，但其后仅美国一国便批准了 400 多

万项专利。

关于达到了极限时代的一切说法都是目光短浅和愚蠢的。世界不会陷于停滞，而是在每个领域中都处于取得空前进展的边缘。人类革新的大爆发正是 20 世纪的主要特点。数以百计在上一世纪末还难以想象的发明对于本世纪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战争和自然灾害使人类遭受巨大伤亡，但 1999 年世界人口将从 1900 年的 12 亿增至 62 亿。仅 3 个世纪前，¹⁵ 世界人口在 100 年里曾有所下降。医学和农业两大战线的空前发展使 20 世纪发生了人口爆炸。

保健事业的发展超过了过去所有时期的总和。诸如结核、天花等曾使一些国家万户萧疏的疾病已基本消灭。1900 年，在美国每 1000 个出生婴儿中，有 162 个夭折。据估计，1999 年将为 14 个。英国女王安妮共生育了 13 个孩子，但都在 10 岁前夭折，因而继位无人——这只是 250 年前的事。

在 20 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增长的不祥预言已被否定。本世纪初，美国 40% 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现在则是低于 2%，而他们生产的产品却足以供养 2.3 亿美国人，另有数百万吨输往国外。几百年来饥荒不断，仅二三十年前专家们还认为不可救药的印度和中国，以现在的产量养活这两国的近 20 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3——绰绰有余。

医学和农业方面的革命使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地延长

了。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1984年则为72岁，1999年将是75岁。如按目前的速度增加，下一世纪末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将为101岁。

人们还将记得，在20世纪，汽车取代了马和马车，飞机开始从火车的上空掠过，电话代替了电报，收音机、电影和电视使信息交流发生了革命。人们将记得，就在这个世纪，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

在1900年，乘坐汽船和火车作环球旅行需要两个多月。1950年，螺旋桨飞机可以用四天的时间完成这一旅程。1980年，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只需24小时。到了1999年，很可能已使用能够飞出并重返大气层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将以分钟为单位。

在这个世纪，主要的新闻媒介已从印刷文字变为语言广播，又变为电视图象。过去，独裁者能使一个国家与世隔绝，并控制该国人民获得的一切信息。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已经越过了边界，而到了1999年，卫星电视直播也将做到这一点。

就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言，20世纪的佳绩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就政治方面的进展而言，情况却令人失望。

技术革命的最大启示很简单：只有人才能解决人所造成的问题。技术能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下个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不要再为我们的技术威力而赞叹和陶醉，而要利用这种威力，去处理意识形

态截然不同的人民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有史以来，尤其在 20 世纪，人类对于战争为何发生和取得了什么成果一直有所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H·G·韦尔斯写道：“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赛跑。”韦尔斯期望仅靠知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误认为智慧。德国人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之前，曾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而日本人则是文化素养最好的。

伍德罗·威尔逊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是驱除专制独裁的政府，使民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安身之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专制政权都是那场战争的遗产。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取代了专制。然而它却极大地加强了第四个专制国家——苏联。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莫斯科现在的军力已超过了柏林、罗马和东京的前独裁者们的军力总和，对自由与和平已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但并没有在全世界普遍推行代议制民主。20 世纪初期，世界人口的 11% 生活在民主国家，20% 处于君主制之下，69% 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中。今天，全世界人民只有 16% 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中。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世界人口的 35%。其余的 49% 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下或不稳

定的民主国家中。虽然有些国家取得了进步，但更多的国家实际上却倒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崩溃，原英、法、荷、比、美等国的殖民地获得了独立。西方开明的知识界对于这一事态发展拍手称快。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现在的境遇比欧洲人统治时期糟得多，甚至比不上殖民者到来之前。一种更坏得多的新殖民主义在许多国家取代了老殖民主义。在东欧、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有 19 个已正式独立的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完全为苏联所控制。纵观政治上的得失，情况是不佳的。20 世纪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或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

在得的方面，建立得到受治理者同意的政府虽然还没有在五洲四海普遍实现，但这一思想已在 20 世纪取得了胜利。它已几乎是人人所共有的愿望。在那些从未有过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人们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这种民主的躁动已深刻地影响了专制政权的性质。过去独裁者们声称他们有权进行统治。今天，绝大多数独裁者则声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治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共产主义专制政权都自称民主共和国。

18 当我们在 1999 年回顾 20 世纪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人类在军事力量和物质进步方面是巨人，在维护和平和利用技术进步发展政治才能和政治体制方面却是矮子，我们的政治才能落后得可怜。结束这种技术才能和政

治才能互不般配的局面，正是我们在 21 世纪的任务。

开发原子能是 20 世纪最令人望而生畏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只有三枚原子弹，其它国家都没有。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共有 5 万多件原子武器，其中绝大多数的威力都超过了炸毁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

尽管人类在本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对其前途作消极的展望已成为一种时髦——据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核战争恐怖的阴影扭曲了我们孩子们的心灵、歪曲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把现代人在情感和心理上变成一种怪人。他们断言由于末日即将来临，人人都成了偏执狂。

然而制造了核武器的人类天才也生产了青霉素和航天飞机。某些人玄谈技术成就的“好处”，而对其“罪恶”则感叹不已。但事实上这种比附是臆想的。我们念念不忘核武器的罪恶，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自我鞭笞。真正的罪恶是战争。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是防止发生以常规武器作战、使千百万人死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我们必须接受这些严酷的现实：不会消灭核武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对核武器无法进行绝对有效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同原子弹安然相处，否则我们会死于原子弹。

核武器不可能置我们于死地。然而，如果对核武器的存在坐卧不安的情绪阻止我们去处理东西方存在的政治分 19

歧，那么，核武器就肯定会把我们都干掉，因为，不管原子弹存在与否，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分歧都可能导致战争。

在20世纪发生了几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也取得了最伟大的进步。在这100年里，人类实现了自己的最大破坏力和最大创造力。42年前，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矛盾的现象。他说：“科学的闪光翅膀可能把我们载回石器时代，现在给人类在物质上带来无穷福祉的东西也可能使人类彻底毁灭。”在这些遗产中，哪一种遗产在下一个世纪将左右人类的命运？由于美国是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决定哪一种遗产将持久存在下去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它的身上。

遗憾的是，许多美国人不愿肩负起这种责任。用各种客观标准衡量，当今的一般美国人已过上了空前未有的好日子。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们有更多闲暇的时间、赚更多的钱。然而他们的目的性却模糊了。一个世纪前开展工业革命时，美国在扩展，美国人言必称天命论^①。那时一般美国人的潜力受到疾病和匮乏的限制，但他们却意气风发。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已不虞匮乏，但我们却往往把精力浪费在责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价值取向上。

倘若美国在国际上不起一种核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

^① 指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命所定的唯心史观。——译者

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很不舒服。安德烈·马尔罗有一次告诉我：“美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己不加争取却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但如果我们不出面领导自由世界，将来就会没有自由世界可以领导了。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领导的责任已落到了美国的身上。我们的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有些人声称它的欠缺之处意味着它没有权利扮演一个世界性的角色。但是如果美国退缩的话，世界舞台上留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将是个心术不正、劣迹昭彰的国家。 20

越南的悲剧——它不在于我们介入了，而在于我们打败了——刺伤了美国。这场战争是在我们结束了我们的实战角色两年之后输掉的，但这并没有减轻我们的痛苦。它有损于国外的朋友们对我们的看法，也贬低了我们在对手们心目中的形象。但它在国内造成的破坏最大。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使一个不习惯于失败并总把打胜仗和真理将获胜混为一谈的国家感到慌乱。它鼓励和加强了美国人品格中固有的孤立主义倾向。它在我们自己之间造成分歧，并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定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可耻而不是高尚的事情。

今天人们常说美国人已经恢复了对祖国的自豪感。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由于若干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也由于来自国外的坏消息——至少就涉及美国人的而言——只是

一些比较个别的恐怖主义事件或在波斯湾偶尔发生小规模冲突，因而许多美国人感到情况比八年前好了。

然而，不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没有什么作为的。缺乏国际责任感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没有为我们深感骄傲的事物分担责任的激情——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我们所谓的恢复了民族自豪感往往只是自在而舒服的自我陶醉。真正的自豪感并不是来自于回避矛盾，而是投身于矛盾之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奋斗。

要在美国人以及我们在国外的友邦和盟国之中建立起对美国的新的持久的信心，仅靠诸如入侵格林纳达和袭击利比亚等几次成功但却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有美国人那么安定而富裕。我们的巨大实力和福分都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奉行
21 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的国内外政策。这场为自由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其成败所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斗争。如果美国不能承担其全球责任，西方将失败，这个世界在下个世纪将变得比这个世纪危险和残酷得多。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应首先抛掉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所抱有的幻想。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冲突是不合人情的、各国人民基本上都很相似、分歧是因误解而产生的、永久和完美的和平是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历史已逐条否定了这些看法。多少

世纪以来国际冲突从未间断。各国在一些基本方面——政治传统、历史经验和思想动机——各不相同，这些往往孕育了冲突。利害关系——我们的确与对方彼此有所了解——引发了争端，最终触发了战争。只有当各国承认冲突的存在、并设法通过力量的平衡予以处理的时候，才出现了长期的全面和平。

许多高举标语牌上街游行、要求“和平”和“全球裁军”的人都认为，消除战争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起由某个国际组织维持的世界秩序。20世纪戳穿了许多神话，而戳穿得最彻底的便是国际组织能实现完美的和平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本世纪曾为建立世界秩序进行过两大试验：国联和联合国。二者都一败涂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次要求美国加入国联的演讲中宣称：“它肯定将保障和平。它肯定将仗义执言确保防止侵略的发生。”国联成立后不足20年，世界上便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联合国持同样乐观的态度。他说：“应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和平并在若干年后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完美的正义的世界秩序，这一次我们对此不应失去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已打过120²²场战争。1800万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者的总数。

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是一些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委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极其令人灰心丧气的。他们可以无所不